



細柳棘門霸上圖

渭水

昆明細柳原

細柳倉 亞夫屯處

路向涇原

涇原 霸原

北地

咸陽

棘門

北

氏 峯 氏 嶺 氏 嶺

長安城

細柳營

中渭橋

廊坊

霸上路

蒲津

潼關

大河

蒲津

代郡

東

雲

西

說棘門

細柳 霸上

漢文紀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中大夫令免屯飛狐

在代郡蘇意屯勾注在鴈門張武屯北地原州蕭關為

北地要處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

備胡蓋飛狐句注北地之三將軍禦胡者也故軍于三

邊細柳棘門霸上三將軍備胡者也故環列都城之三

面也細柳倉名也在長安之西渭水之北亞夫軍于此

倉也黃圖十道志所載皆同水經曰棘門在渭北秦關

門也霸上即霸水之上也以方鄉求之近城三將軍屯

次其於備胡之路皆有方面可言也棘門在渭水之北

其路可以東北向而趨廊坊廊坊又北則古雲中地與之隔河相當也細柳在咸陽之西其路可以西北向而趨涇原涇原西北即靈夏朔方矣若夫霸上也者東距潼關北望蒲關又皆代郡太原虜可犯雍之路也其曰次者初行頓舍之名若寇來稍迫則遂進前不容長屯此地也故予得以知三將軍之爲備外而霸上棘門細柳之爲備內也元和志嘗采諸家說細柳者而折衷其宿矣曰萬年縣東北二十里有細柳營相傳云亞夫屯軍處今按亞夫屯在咸陽西南二十里又曰細柳原在長安縣西北十三里非亞夫營也又曰細柳倉在咸陽

縣西南十五里漢舊倉也周亞夫次細柳即此是也張揖云在昆明池南恐爲踈遠也凡志之此語正與十道志合的可據矣而理又可推也昆明池之有細柳原也名雖與亞夫營同然而昆明在長安都城之西渭水之南自古以供游燕未過便橋也此時方出師備胡無由次于渭南非要之地也若夫棘門也者十道志以爲在青綺門外則明誤矣青門者長安城之東門從南數來第一門也劉禮旣屯霸上則城之東面已有禮矣不應徐厲又次東面也黃圖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音光橫門者長安城北門渭水之南也夫旣使之備胡亦不應不

度渭水而並城立屯也故長安志曰棘門在咸陽縣東北十八里本秦之闕門其說是也况班固所記在匈奴傳者則尤詳矣曰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其立文蓋三將軍軍長安之西者其地實為細柳而其軍于渭北者是為棘門也細柳棘門著地而霸上不地者霸上據要而名顯不必察察言也顏師古於此亦自誤讀遂以軍長安細柳渭北為句故并其地而迷其方也此一後也文帝屈己以信亞夫萬世高之故予詳求其宿使有攷也

單于朝渭上圖



咸陽縣

長平坂

池陽宮

泗水

北

渭橋

涇陽縣

即池陽縣

焦穫

長平觀

車箱坂

甘泉山宮在山上

去長安三百里

泰林光宮

補山

雲陰縣

中山晏溫

崑崙山

東

七卷五

單于朝渭上圖說

漢紀曰甘露三年正月行幸甘泉祠泰畤匈奴呼韓邪
 單于稽侯緡來朝有司道單于先行就邸于長安上自
 甘泉宿池陽宮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蠻夷君長王侯
 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
 酒建章宮饗賜單于二月罷歸居于幕南光祿城郵支
 單于由此遠遁匈奴傳曰呼韓邪單于歛五原塞願朝
 三年正月至是朝甘泉宮賜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
 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
 群臣及諸蠻夷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稱萬

歲

右以紀傳參而求之則宣帝因幸甘泉祠泰畤而呼
韓邪單于以此年正月入五原塞朝甘泉宮朝已又
受賜畢有司乃始先道單于望長安南行未達長安
間宣帝已自甘泉還都宿于池陽宮宿已迎還望長
安南行至長平阪此時單于之就邸者尚在道未達
長安故遂於長平阪迎謁見帝雖不受單于拜見師
古曰不拜見也而他蠻夷君長皆迎呼萬歲于渭橋
之側也單于自此始往長安就邸就邸已乃受燕饗
于建章宮而罷還許之居於幕南不入幕也五原塞

者在唐爲豐州也甘泉在長安北單于自豐州入塞
由靈鹽路先達甘泉故其朝遂在甘泉也如淳曰長
平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
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畦城坂也再以
南北方向第而求之則自甘泉而南爲池陽池陽南
原之阪是爲長平阪阪上有長平觀在渭橋之北故
宣帝登長平阪而單于迎謁于此及登渭橋而蠻夷
君長皆稱萬歲也單于此朝雖在甘露年中而其推
挫震疊實屬武帝之世凡渭上此禮爲萬世中國生
氣故詳辨而圖之

杜縣地名圖

東杜

彪池南

秦杜縣
杜伯國杜伯冢
漢改名下杜

漢長安城

唐安化門

漢書地理志

終南

杜陵縣
宣帝陵本
曰杜東原

東

秦漢

樂遊原

澧水

長樂坡
即隋

唐長安縣
唐太極宮
即西內
唐萬年縣

漢書田縣

七

說郛杜

杜伯國

秦杜縣

東原 下杜

杜門

杜陵

少陵

宜春下苑

曲江

芙蓉園

樂遊原

秦川

樂遊苑

樂遊廟

杜縣與五代都城謹相並附故古事著迹此地者多也
語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以其迫近帝都也今循杜縣
地望從西及東以次言之庶其有倫也縣境西抵鄠縣
東抵藍田故宣帝微時上下諸陵尤愛鄠杜之間杜即
杜縣也鄠即鄠縣也境之最西抵鎬鎬之東為東杜自
鎬觀杜則杜在鎬東即彪池上流也彪池之北即鎬也

皇覽曰文王周公皆葬于畢畢鎬東之杜縣也鎬池之東於唐為長安縣南杜在縣南十五里則周杜伯國也秦武公滅杜以杜國為杜縣縣之東有原名為東原宣帝以為已陵故東原之地遂為杜陵縣也既有杜陵縣則名稱與杜縣相混則遂改杜縣為下杜以別之或言杜縣之東有杜原而此之下杜在其下方故以杜名此全不審也凡世之名地而分上下者以水之上游下流而言之也中國之水萬折必東故東地常居西地之下流今杜縣正在杜陵之西而反為杜原下流者南山凡水皆礙東地之高而皆西向豐鎬以行故杜陵遂為杜

縣上流而杜縣反名下杜也杜縣之北即漢都城之覆蓋門矣故此門一名杜門本是杜縣地也杜門即青門

也在漢都城為東面南來第一門即邵平種瓜之地也宣帝既建杜陵又即縣南四十里葬許后故其地又號少陵原也詳見少陵下也宜春下苑皆少陵地也其地

亦為曲江曲江之北又為樂遊原及樂遊苑及漢宣帝樂遊廟也廟至唐世基迹尚存與唐之曲江芙蓉園芙蓉池皆相並也宇文愷為隋營大興城以京城東南地高不便故於城之東南存一坊穿芙蓉池以厭勝之杜甫樂遊園詩曰公子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秦

川即樊川也坐中得見秦川則可知其高矣三秦記凡
此皆古事之在杜境而推方可圖者也

通化門 灤坂 長樂坡

唐都城外郭東面三門在最北者為通化門德宗嘗御
此門親迎御書章敬寺額裴度赴蔡州憲宗送度于此
李晟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光泰門在通化
門北小城之東門門東七里有長樂坡下臨灤水本名
灤阪隋文帝惡其名音與反同故改阪為坡自其北可
望漢長樂宮故名長樂坡也

輞谷

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王維別墅在焉本宋之問
別圃也

陳濤斜

肅宗至德元年九月上在彭原房瑄請萬人收兩京分
為三軍南軍自宜壽入中軍自武功入北軍自奉天入
瑄身為先鋒十月次便橋中軍北軍先遇賊戰于陳濤
斜王師敗績矣卯瑄以南軍戰又不利按陳濤斜在咸
陽也李晟自東渭橋移軍西上與李懷光會于咸陽陳
濤斜者是也未戰陳濤斜時瑄已先至便橋據要既敗
又為中人所促并與南軍而敗者人事失之也

韋曲社曲薛曲

薛繪宅在勝業坊兄弟子姪數十人同居一曲姻黨清華冠冕茂盛人謂之薛曲呂圖韋曲在明德門外韋后家在此蓋皇子陂之西也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者也杜曲在啓夏門外向西即少陵原也杜甫詩曰杜曲花光濃似酒

坑儒谷

谷在昭應縣三百里衛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麗山坑谷中溫處瓜實成詔諸博士諸生說人人不同乃命

就視之爲伏機諸生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無聲唐先名此地閔儒鄉天寶中改爲旌儒廟廟在昭應則以衛宏之說爲信也按史記始皇紀盧生及咸陽諸生竊議其失始皇聞之使御史案問而諸生中七百餘人悉受坑於咸陽其地不在昭慶也昭慶渭南也咸陽渭北也地望不同豈昭應谷中七百人者自爲一戮而咸陽四百六十人者別爲一戮耶然當以秦紀爲正如議瓜之說似太詭巧始皇剛暴自是其有違已非今者直自阮之不待設詭也

豹林谷

在長安縣近子午谷本朝种放隱此

雍錄卷之七終

雍錄卷之八

新安程太昌泰之著
錫山安國民泰校刊

職官

清臺

漢志武帝造太初曆即上林清臺課侯惟太初曆密是其處也則清臺也者蓋在上林苑中矣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漢始曰清臺後更名曰靈臺郭延生述征曰長安宮南有靈臺者高十五仞上有張衡所制渾儀相風銅鳥又有銅表題云太初四年造呂圖曰漢

舊城外有靈臺北與未央宮對水經亦曰城南漕渠有漢靈臺故延生書其所見亦曰在宮之南也然則漢世城西之上林城南之漕渠皆有候景之臺也或曰清臺或曰靈臺名稱不一耳然銅表之立既在太初即是武帝定曆之初矣至銅渾儀則云張衡所造衡之所造地連儀在後漢順帝陽嘉元年其時帝都不在長安或者衡儀已成亦分置長安候臺耶

西京太學

晉灼釋曲臺曰西京無太學故於曲臺行大射禮儒林傳公孫弘舉制書請置博士弟子員凡民在京師而選

補及郡國貢送來入京師皆隸太常夫惟選貢弟子皆隸太常則灼謂西京無太學者信矣然史贊武帝明曰作明堂興太學則安得謂西京為無太學也若太學雖嘗建置而隸屬太常則不可知耳儒林傳載成帝時或有言者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孔子之三千人則是太學嘗有弟子員矣弟子有員則安得全無區舍也夫班固明以為有而晉灼乃遂云無者何也當是太學生員送補教養奏用皆屬奉常可由末以推本也漢之博士皆隸太常而不以太學冠銜則可見矣儒林傳又言昭宣元帝皆增弟子員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既曰

用度不足則又嘗給之日食矣至王莽乃始大治區舍於城南外郭故呂圖漕渠南亦有人學而非武帝時太學矣上林別有槐市士以土物來者皆即市以鬻

藁街都亭驛

武帝斬南越王傳介子斬樓蘭王皆垂其首北闕北闕未央北門也陳湯斬郅支單于上疏乞垂之藁街蠻夷邸間諸家無言藁街之在何地者唐都亭驛即蠻夷邸矣在朱雀街西與鴻臚寺近

吏部選院

尚書者在朱雀門北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部附隸其

考呂圖及長安志尚書省之南別有吏部選院與禮部選院皆出尚書省六曹治所之外也長安志曰以在尚書省之南亦曰吏部南院選人看榜之所也六典吏部員外郎掌選院謂之南曹注云其曹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也唐世選法不似今時日日引選每遇四時當受選時別出本曹治解之外於南院引集焉選事正舉時却云選門閉者閉門以防請託也黜陟既定院以無事却曰選門開者事竟而禁弛也故語有選門開閉之異也院外別有列榜之所告以留黜也故其所亦謂之看榜

禮部南院貢院

禮部既附尚書省矣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者即貢院也長安志曰四方貢舉所會其說是也今世淡墨書進士榜首列爲四字曰禮部貢院者唐世遺則也則唐世已嘗名南院以爲貢院矣有試其中而賦詩曰才到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則以試所爲南宮也或謂尚書省六部皆在北省之南故禮部郎爲南宮舍人也唐初試進士皆屬考功後因員外郎李昂爲舉子所辱朝廷以考功權輕改用禮部侍郎典之即南院是其考選之地矣若正用禮部侍郎典試其結銜則曰知貢

舉或委它官爲之則其結銜曰權知貢舉言此本禮部侍郎職任而它官來典者皆爲攝事也有列榜之地如吏部

諫坡一

唐制自諫議大夫進遷始爲給事中而其龍尾道上兩省供奉官之立班也諫議顧在給事中上故裴吉之爲諫議也吉本名從人從吉供奉班中共譏之曰饒伊上坡却須下坡言今爲諫議雖驟班給事之上及其遷爲給事班反在下也吉喻其譏則曰以我不可何不拽下拽者挽之使居給事之下言班雖退下一等而其職位

却是遷進也。因話錄今世通呼諫議為諫坡，蓋起於此坡者。含元殿前龍尾道坡陀而高者也。唐制散騎常侍中書門下侍郎諫議給舍兩史遺闕通事官皆名兩省，而其職則供奉也。此之兩省供奉也者，常在入主左右侍奉宣傳掌執應對，不可暫闕。故每御含元則宰相及兩省官於未索扇前立欄檻之內，及扇開便侍立於香案之前，取其先上而備供奉於事便也。此其立班所以皆在坡上也。上坡下坡即以班列高下為言也。見會要

武元二年中書門下省奏

諫坡二

等之其為兩省焉。高下固有定序而立班之時，諫議在給事上者有金為之也。會昌三年牛僧孺等奏曰：六典諫議在隋從五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間升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二品，兩省遂闕四品。望升諫議為正四品以補其闕。詔從其奏，則是諫議班乎給事之上者。偶因大曆間四品闕，官而從五品，越取諫議充入四品以補其闕也。以品叙班，故諫議越立給事之上也。然而班雖暫上而其進讓之序猶仍舊不改。於是方為諫議則班乎給事之上，以其嘗從五品而升補四品故也。及其進遷則諫議復在給事之下，以其官品同在五品而位序

在下故也此一坡下坡之詳也至周顯德五年敕諫議
依舊正五品一班在給事下其說曰諫議雖升班給事
之上及其遷拜官雖叙遷位則降等故改正焉則諫議
升班降班其去未悉昭然矣

蛾眉班

沈括筆談曰市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
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為東宮一品班
在供奉官之後太祖見之以為不倫遂降命令供奉班
依舊等叙立庶曆賈安公為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為非
禮復令橫行一今初叙班則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

行參罷復分立有官班退乃出者采用舊制也一惟人
臣會朝不對黼辰拜君而東西自相對拜誠非禮然
而究尋其初則有以矣會要曰會昌二年中書門下奏
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兩省官一首未索扇
前立於欄檻之內及扇開便侍立於御前一兩朝大慶百
官稱賀惟宰相侍臣同介冑武夫不拜至尊酌於禮意
事未得中臣等請御殿日昧爽宰相兩省官對班於香
案前俟扇開通事贊兩省官再拜拜訖升殿侍立從之
案此則兩省官為供奉者自會昌以前每朝叙班則對
立龍尾道上欄檻之內俟駕坐則遂升殿立侍元不一會

拜自會昌立儀定制之後其兩班對立者乃始再拜而
其拜元不離位故班既東西對立而拜亦東西相向也
此所以不面辰坐而蛾眉其偶也世人但見已行之制
而不知立制之因故於東西自相對拜共覺其異而東
西自相對立不知究其本所以異也 本朝距唐中隔
五代此之因革不能詳傳故賈安公雖訝對拜之不倫
而不能知對拜之所起故能究正拜禮而不敢全廢對
立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宜其無據以伸折衷
也供奉官之立名以其所從執掌者如唾壺筆橐殿上
執版奏嚴辨皆人主出入起居之所首須故視朝之

初它官未及接待而此之供奉亟上聽命也故對班之
初不立平地而立乎龍尾道之上者取其升殿蚤疾也

侍從一

漢世之謂侍從者以其職掌近君也行幸則隨從在宮
則陪侍故總撮凡最而以侍從名之也武帝之詔嚴助
曰君厭直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助時為中大夫是之
謂中朝臣中朝臣者唐以來名內諸司也謂其職任得
在內朝故皆冠以中字也郭舍人愬東方朔曰朔詆天
子從官武帝謂竇太主曰但恐群臣從官多為主費司
馬遷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之所戲弄也

此在漢世雖皆以侍從名之特以常在左右如前所云耳皆非今世之謂侍從者也今世侍從漢之九卿也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十數年者此即今世侍從之事也蓋安世嘗為光祿勳後又有大司馬車騎將軍也若摘漢語以稱今世侍從則筆橐正其事矣今時侍從又名兩制兩制者分掌內外兩制也內制為翰林學士外制為中書舍人在元祐未置權侍郎以前自中書舍人已上方為侍從也故率內外制而名其官所以別乎漢世之侍從而未為九卿者也今制七寺卿既為庶官若以九卿為侍從則輕重晦雜非一見可了故別名

兩制也漢語又有法從者出楊雄傳曰成帝時趙昭儀方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屬車豹尾中故雄為賦以風師古曰法從者言以法當從也又一說曰從法駕也二說皆似可通言而實不然也

侍從二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則公卿奉引屬車八十一乘在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屬車三十六乘小駕祠宗廟則用之案邕此

記則惟郊天甘泉乃是大駕大駕行則公卿皆從若用法駕已下則公卿不從矣然則凡泛引漢法從語以言今時兩制侍從者似未安也蓋公卿不從法駕而從大駕故也若夫趙昭儀之謂法從者慮鹵簿中有後宮焉人或非之故立爲之名而曰法從也言天子在行則其宮貴皆當以法得從也楊雄見之果設卻妃之諷則其預立此名益以自文本非公卿扈行正語也若司馬遷謂從上上雍者九卿固多在行而九卿不盡在法駕之內也遷與任安書曰卿者僕亦嘗則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然以其得在鹵簿中故武帝上雍亦得名爲從上焉耳服虔曰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已前皆爲省中虔之此言即蔡邕所載漢制也扈從在豹尾以前者得與今侍從比而他官非也唐世鹵簿正用漢制其行列先後品列在儀衛志其詳

唐兩省

東坡云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兩省往來余白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挿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作小亭種竹開窓東

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窻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
窻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嘆也予按樂天
西掖詩云結託白鬚伴因依青竹叢題詩新壁上過酒
小窻中其謂開窻過酒者是從本省之地開窻以通本
省右常侍之直而隔窻對飲非能自西掖開窻以與東
省之左常侍對飲也按六典宣政殿前有兩廡兩廡各
自有門其東曰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以其地居
殿廡之左故又曰左省也凡兩省官繫銜以左者如左
散騎左諫議給事中皆其屬也西廊有門曰月華月華
之西即中書省也凡繫銜爲右者如右諫議右常侍中

書舍入則其屬也故東西兩省皆有騎省爲其各分左
右而常侍亦分左右也樂天之爲舍人也雖嘗自西掖
北院開牕以通騎省而其所通者本省散騎之直非東
省常侍之直也東騎省自在日華門之東而西騎省亦
在月華門之西日華月華門內有宣政殿據間其中而
兩省又遂分處日華月華之外無由止隔一窻而可以
度酒對飲也其曰開窻通東騎省者當是右騎省直舍
在舍人院東其南面有戶而北面無之故樂天遂於省
北朔亭而鑿右騎省牖以過酒卮也凡此所引皆宣政
殿下東西兩省位置也別有中書門下外省者又在承

天門外兩省官亦分左右各為廨舍而承天門前有朱雀街東省則處街左西省則處街右中間正隔通衢愈無鑿壁過酒之理也老杜詩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其曰散者分班而出東西各歸其廨也然則東坡所謂西掖可通騎省者恐別有所見也

政事堂

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自中宗後徙堂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也按裴炎傳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為司空房玄齡為僕射魏謩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

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杜甫為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云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鳳池者中書也左省官方自宮中退朝而出則歸東省者以本省言也已又送夔龍集于鳳池者殆東省官集政事堂白六押事耶杜之為左拾遺也在中宗後肅宗時則政事堂已在中書矣故出東省而集于西省者就政事堂見宰相也為其官于東省而越至西省故文昌錄於此闕疑也岑參為右補闕與杜同時故杜答參詩曰窈窕清禁闈罷朝歸不同言分東西班各退歸本省也又曰君隨丞相後我徃日華東則是宰相罷朝由月華門出而

入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若左省官仍自東出故曰我往日華東也

待制次對

閣本圖待制有院在宣政殿之東少陽院之西蓋放漢世待詔立此官稱也武后名墨音照故凡詔皆改爲制而待詔亦爲待制也永徽六年許敬宗以洪文館學士每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此之名爲待制者亦追用改制後事以爲稱呼耳高宗永徽時未名待制也顯慶四年李巢等待詔洪文尚稱待詔至文明元年以京官五品爲之則名待制文明武后年號即待詔待制之分其

時之先後可攷也正元七年詔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則是待制之外又別有巡對也於是正爲侍制者即諸司長官也上文以二人奏本司事者是也至其名爲巡對者未爲長官云在常參之數亦得更迭引對者也其曰次對者即巡對官許亞次待制而俟對者也則次對不得正爲待制元和元年武元衡奏曰正衙已有待制官而員正元七年又有次對難議而置詔今後每坐日而人待制正衙退後於延英候對中書門下御史臺官依故事並不待制則是自正衙而人待

制以外凡德宗所置次對皆臆也矣夫謂兩人待制者諸
司長官也中書門下御史臺官則是未為長官而預常
參者也自此而等不可混合今人作文凡言待制者皆
以次對名之則恐未審也然其稱謂既熟雖唐人亦自
不辨開成中敕今後遇入閣日次對官未要隨班出並
於東階松木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
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按此所言則
嘗以諸司長官之待制者名為次對矣若究其始則實
誤以待制為次對也

待漏院

故事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東望仙門在丹鳳門西
昏而閉五更五點而啓至德中有吐蕃自金吾仗亡命
因敕晚開宰相待漏太僕寺車坊元和元年初置百官
待漏院各據班品為次在建福門外候禁門啓入朝

郎官印匱

南部新書曰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
時吏人繫之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煩楊虞卿任吏部員
外郎始置匱加鑄以貯之人人以為便至今不改按古
者居此官即佩此印印有組常繫腰垂之一日去官即
解印而上諸有司故漢語所謂丈二之組方寸之印者

是也組所以繫也銀青金紫亦其事也後世當官不佩印故始時付之典吏而又加匱封貯以取便逸失古遠矣

軍制

漢南北軍及畿內軍制

漢有南北軍循其名而思之知其扈衛屯營決相南北矣而史家不嘗分別其地何在也按漢制有衛尉總掌宮中衛士故百官表曰掌宮門衛屯兵也又曰長樂其泉建章各有衛尉而不常置則知表之所叙衛尉也其職掌官屬皆指未央衛尉也表書其職既曰掌宮衛屯兵則凡未央一宮衛士不問在南在北皆當入其統隸

矣然以武帝兵制考之八屯之中有中壘校尉者專掌北軍壘門內軍則是衛兵之在宮北者自屬中壘校尉不屬衛尉也予於是得南北分軍之以而武帝以前兵制亦可推求也呂后紀周勃以節得入北軍軍皆左袒爲劉氏則呂祿之軍見奪於勃者是爲北軍矣紀又曰勃已入北軍向有南軍乃使劉章監軍門而別遣平陽侯吉衛尉毋卬呂產殿門故劉章得以殺產於未央殿門之外也夫惟未得南軍而使衛尉毋卬呂產則衛尉所掌是爲南軍矣又使劉章往監軍門而呂產不得遂入未央殿門則劉章所監之門亦南軍之門也然則呂

后之時未有中壘校尉已有北軍矣北軍已為周勃所
奪而南軍尚少及知足以見高祖立制之初分名南北
不使專隸一也其所隄防深矣特至武帝乃始明立中
壘之名使為北軍主帥焉耳此外都城之內別有金吾
即中尉司隸林期門虎賁城門校尉皆異兵官而非
宮中衛兵也八屯校尉實有九屯胡騎不常置惟中
壘已見上文聲虎賁屯騎當在城中而四屯悉在城
外故步兵校尉掌中林苑門之兵越騎校尉掌越人內
附之騎長水校尉則掌胡騎之在長水宣曲者也軍騎
校尉則掌胡騎之在池陽者也總都城而言所屯之方

則上林在城西南長水宣曲在城東南胡騎在城北渭
水之外是為漢家都城兵制之大略也宣曲固在城東
而城西昆明池旁亦有宣曲然而長水校尉所掌必在
城東為其與長水相附並也

東內苑

神策軍

左神策軍

左龍武軍

左羽林軍

左三軍

卷十六

唐南北軍

唐制凡曰禁軍者總南北衙言之也南衙即諸衛之屯于宮南者也北衙即北軍之在禁苑者也此之列屯呂圖載之甚明蓋諸衛營在太極宮前朱雀門內而北軍左右兩軍皆在苑內左軍在內東苑之東大明宮苑東也右軍在九仙門之西九仙門在內西苑東北角凡此諸衛皆調關內府兵以供役使故府兵分為十道無事則散處關內有急則號召為用諸衛官皆得領之故號南衙也北軍之衆亦從衛兵中選用其法創於太宗之飛騎其後羽林龍武神策神威之類皆北軍也此其大

畧也五王之誅二張元宗之平韋氏皆資北軍爲用肅
宗以後名制多所增廢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
號曰左右十軍邊將此軍出戍給賜比它軍皆多三倍
緣此諸將皆請遥隸神策上行營亦皆統諸中人矣僖
宗時田令孜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則
南北衛兵皆統故其勢大盛遂至於不可制御也李揆
之在正元中嘗因李輔國選羽林以爲徵巡因嘗預言
其禍矣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
廷置南北衙以相俟今用羽林代金吾警有非常何以
制之其議遂寢嗚呼此正唐末倒持之禍之所從始也

揆能先事而言揆賢也哉

左右龍武軍

睿宗時置即太宗時飛騎也
皮鞮武者虎也唐武宗時故
其人材質服飾皆以武也初置性以從獵其地最爲
觀密固已易於寵抑矣又其軍皆中官主之廩給賞賜
比他處特豐事力重伎藝多故杜甫曰龍武新軍深駐
輦芙蓉別殿諛焚香言其初時擬幸芙蓉已遂留駐龍
武也甫之此言蓋有識也唐自中葉以後天下多事凡
有土木興作多於北軍取辦焉而它秘戲耽樂外人不

知者尚多此其親狎之由也

神策軍

哥舒翰破吐蕃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祿山反神策故地淪沒其軍人有寓屯陝州者號神策軍後遂統於觀軍容使自此迭以中官領之分左右廂大曆中凡兵屯京兆鳳翔七縣者皆歸神策正元改左右廂為左右神策

南牙北門

王同皎之謂南牙北門也南牙指三殿而言北門指士及謂太宗曰南牙北門也

指朝臣之預正衙朝者也德宗初張洸薛邕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籍口曰南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乎此南牙北門之分也其後北軍皆以中官典領故禁軍在苑北者皆為北司也

飛龍廐

後苑有驥德院禁馬所在常后入飛龍廐為衛士斬首蓋自元武門出宮入廐也

廟陵

始皇陵

關中記曰麗山之陵雖高大亦不足役七十萬人積年

之功爲其徙移水勢本北流者皆西北之又此土無石
取大石於渭北諸山其費功由此甚也此說是矣而不
究其實也驪山阿房兩役並興未論他事且計八十里
閣道其土木之費工力之大自應廣調而久役矣史記
及賈山疏皆言阿房始皇所造獨黃圖言阿房一名阿
城惠文已造而始皇廣之此恐不然也始皇明言朝廷
小不足容衆故渡渭而南以營朝宮則其劓意營造出
於始皇不出前人也

漢陵廟

太上皇陵在櫟陽東北二十五里

廟在長安城香街南又在酒池北

高帝呂后

長陵在咸陽縣東三十里

高廟

在長安城中安門裏

惠帝

安陵在咸陽縣東北二十里

廟在高祖廟西

文帝

霸陵在白鹿原亦名霸上也

顧成廟在長安城南又方輿志在金塢北大道南

景帝

陽陵在咸陽縣東四十里

德陽宮不言廟諱言之也

武帝

茂陵在興平縣北十七里

龍淵宮在茂陵東

昭帝

平陵在咸陽西北二十里

廟號徘徊

宣帝

杜陵在長安東南二十里

樂遊廟在杜縣曲池北因苑為名

元帝

渭陵在咸陽縣西北七里

長壽宮

成帝

延陵在咸陽縣西北十三里

池陽廟

哀帝

義陵在咸陽縣西北八里

平帝

康陵在咸陽縣西北九里

高廟

後漢世祖廟

遊衣冠前漢十一帝廟

漢書高廟晉灼曰三輔黃圖云在長安城中安門裏大道東又在桂宮北關中記在長安城中安門裏三輔故事在長安城門街東太常街南長安志在西四里按此數者世遠聞見殊而各以所得言之固不齊一然其可必者決在未央之南也何以知其然也水經載安門者漢長安城南面之中門也既名安門亦名昌路門也高

廟在此門內則於方固為南矣而唐長安縣之西亦漢未央之西南也高廟既在城南而高寢乃在桂宮佳宮者未央之北也

晉灼引舊黃圖云漢法祖宗衣冠各藏

其寢每月具威儀出而游之於廟游已復歸藏之於寢是名月遊衣冠也高寢在未央宮之北而高廟在城之南武庫在未央之東如當衣冠出遊必經武庫然後可以自北達南故武庫之道遂為遊衣冠之道也惠帝之自未央而朝長樂也亦是自西而東每行必經武庫故於武庫之南築複道以達長樂初時止欲免民間避蹕之勞耳而此之複道正臨武庫故孫叔通曰子孫奈何

乘宗廟道上行也夫謂宗廟道也者即指武庫遊衣冠之路也亦猶言及人主而轉為乘輿也惠帝既聞通語則遂別作原廟于渭北渭北既有原廟則高寢衣冠不游城南正廟而向北以游原廟故複道不在衣冠道上也此通之巧設曲計也若夫黃圖既曰高廟在安門矣而又曰亦在桂宮則城內遂有兩廟矣是殆因桂宮之有高寢而誤認為廟焉耳游衣冠之制至元帝乃罷

蔡邕廟寢遊衣冠說

蔡邕獨斷曰宗廟之制古學以為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

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是皆故制也古不墓祭至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武衡儒議曰韞臯引漢儀古不墓祭臣據周禮冢人之職凡祭墓則為之尸古亦墓祭安得無哉出會要居西都

時高帝以下每帝各立其廟借用法駕遊衣冠又未定迭毀之禮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乃以經義處正罷遊衣冠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猶古之禘祫也殷祭則

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光武中興都洛陽乃合
高祖以下至平帝為一廟藏十一帝主於其中或云十
二帝元帝於光武為禰故雖非宗而不毀也後嗣承之
遂常奉祀光武有天下以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
祖明章二帝園陵皆自起廟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
是後踵前孝和曰穆宗孝安曰恭宗孝順曰敬宗孝威
曰威宗唯殤冲質三少帝皆以在位不踰一年不列於
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已上並蔡邕本文二輔舊
事曰光武之興宗廟為墟乃聚十二廟合於高廟作十
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高廟事則是西都十

二帝始各有廟至此合為一廟仍在長安不在洛陽也
唐會要天中三年楊發等議廟則曰光武都洛遣鄧禹
入關奉高祖已下

五陵七遷

班孟堅西都賦曰南望杜陂北眺五陵李善曰宣帝葬
杜陵文帝霸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
陵又曰三選七遷謂選三等之人而遷處七陵至元帝
乃始不遷凡善此之所引皆漢實也然七帝七陵亦嘗
遷其人而獨曰北眺五陵者劉良曰高惠景武昭五陵
在北其說是也在北者在渭之北也若霸陵則在渭南

矣杜霸則言南望而五陵皆言北眺也後世言陵邑之盛人物之衆但曰五陵者語順也劉裕入關父老言之曰五陵聯絡是君家墳墓蓋從稱謂便者謂之非有去取也

七太子廟

天寶間以隱太子等七太子立廟于永崇坊

雍錄卷之八終

